

(四)

逐鹿之次科造碑

涿鹿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涿鹿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一九九三年八月

政协涿鹿县委员会文史
资料征集委员会成员

主 任	李生亮	
副主任	王春玲	贾连亮
委 员	霍欣熙	王维本
	麻受天	陈建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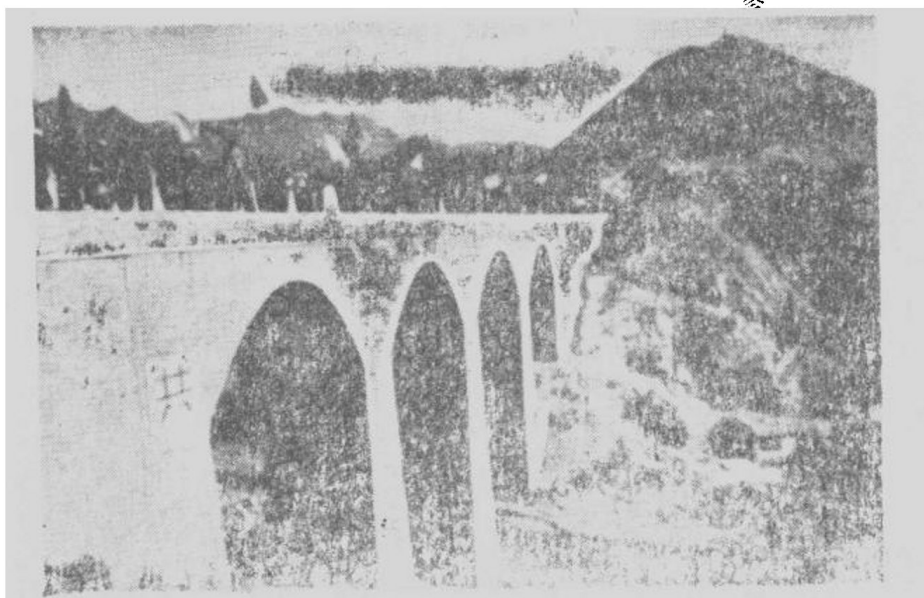
《劈山大渠》四字，系郭沫若同志1960年秋参加我县劈山大渠竣工典礼时所题。

文化局供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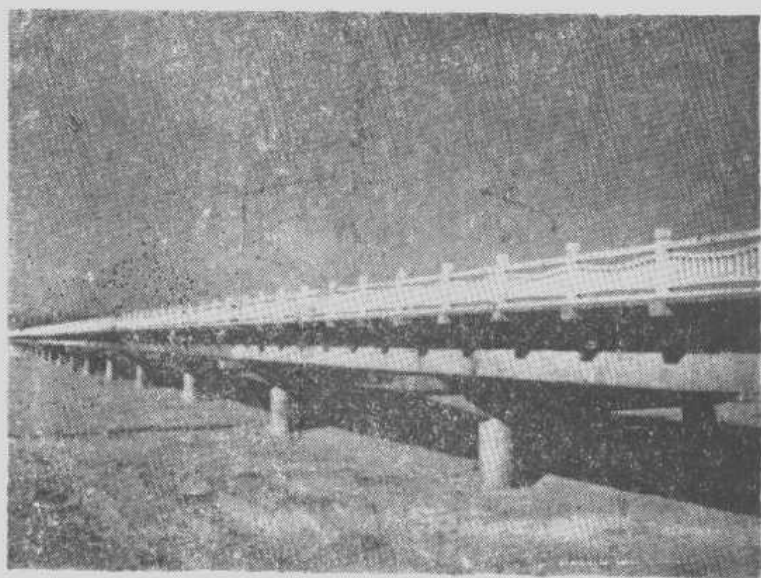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〇年秋 郭沫若题

劈山大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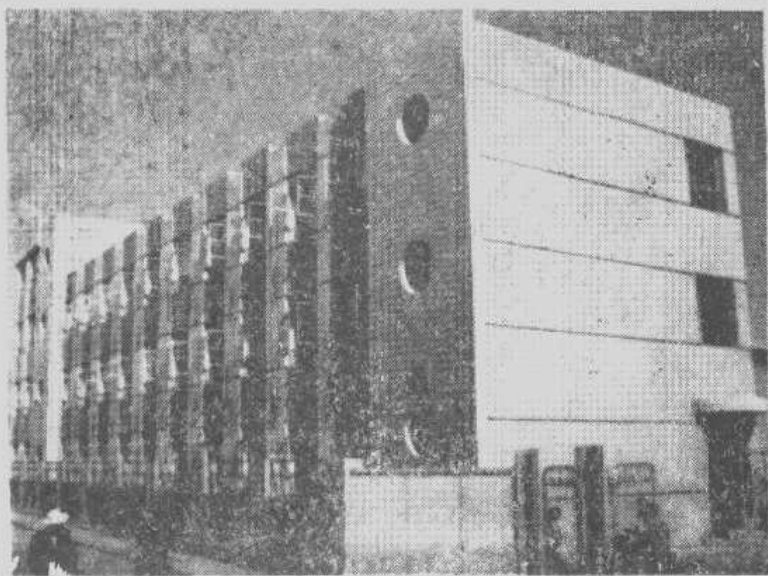
郭沫若



涿鹿县劈山大渠武家沟渡槽。是该渠最大的一个渡槽，全长87米，高40米，建于1960年，这是劈山大渠试通水时人山人海的场景
韩宗礼供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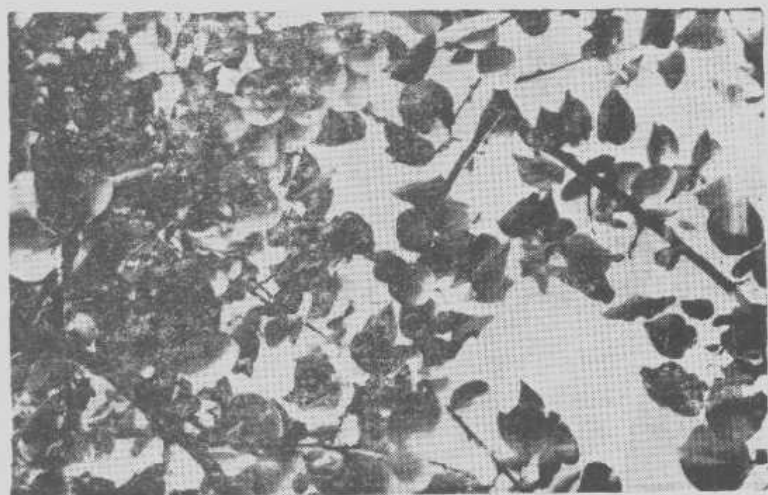


涿鹿县桑干河大桥。全长180.82米，宽15.6米。1991年6月5日动工新建，1992年10月20日竣工通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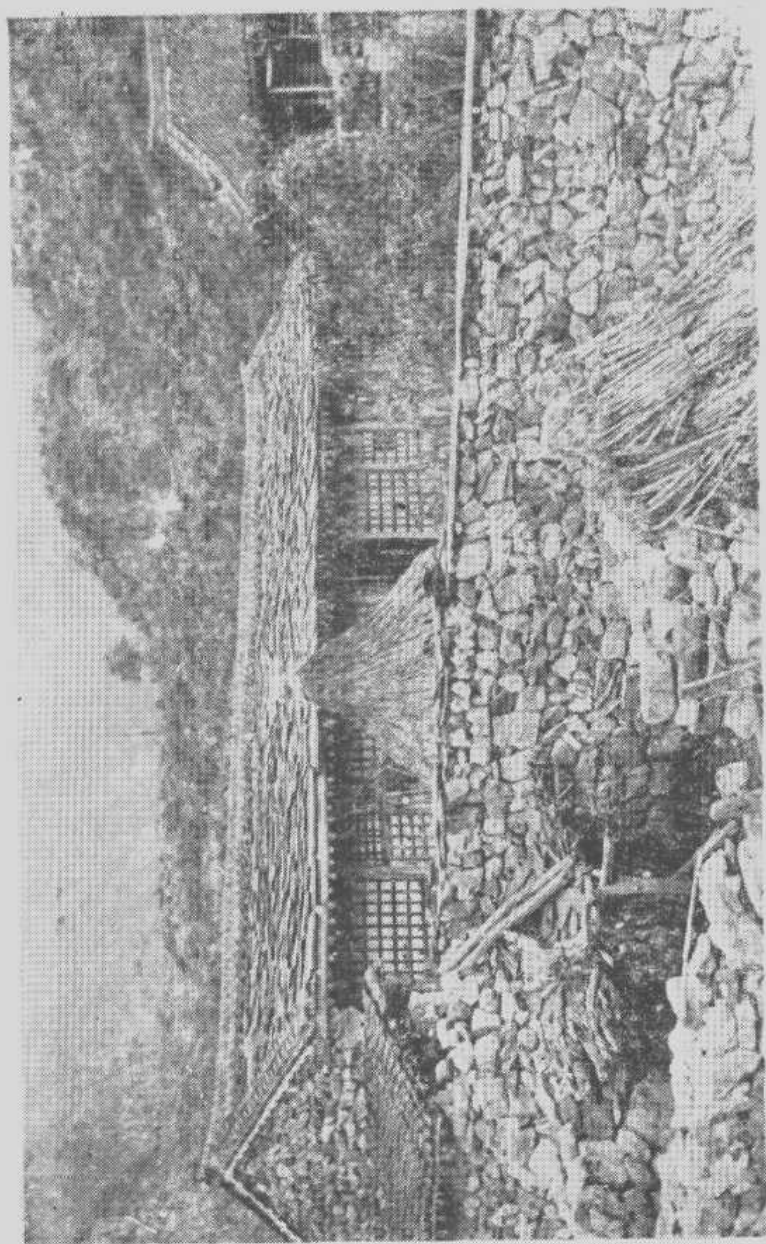


位于县城中心的实验小学教学楼，于1991年10月，由香港爱国人士陈廷骅先生捐资50万港币兴建。

图为桑庄乡唐家洼村稀有一颗木瓜树，又名『文冠果』，距今已有500多年。灌木、白花，果实可以加工油料。



大杏扁。盛产于涿鹿县南山区，果实大，杏扁饱满。果皮可以加工杏脯，杏扁畅销国内外。这是矾山林场大杏扁成熟时的景象。



涿鹿县赵家蓬区三里棚乡口子村的石片房。由石基、石墙、石片筑成。

目

录

黄帝史迹涿鹿、阪泉、釜山考.....	王北辰(1)
丁玲和温泉屯的人们.....	谷新声(18)
方白——河北出版界的一颗明珠.....	李寿彭(29)
忆我的父亲李春茂.....	李凤英(41)
地下工作的片断回忆.....	卢 珏(47)
勤奋好学投笔从戎	
——邑人岳鹏简介.....	王维本(51)
受人爱戴的县知事闪钦辰.....	李丕茂(52)
教育界先驱——王兴文先生.....	王 纯(55)
从庙台题壁看涿鹿戏曲的流变.....	贾连亮(58)
巧手妙刀砖雕艺	
——记砖雕师高忠.....	孟泉卿(66)
奇梅香四海	
——记战士画家泰子.....	亦 兵(70)
大汉奸张锦.....	霍欣熙收集整理(72)
民族败类董九吉.....	霍欣熙收集整理(75)
匪首汉奸叛徒韩永明.....	霍欣熙收集整理(79)
天兴煤矿与兴华总公司	
——涿鹿煤矿前身.....	武汉洲(82)
涿鹿缸炉饼.....	马洪文(94)
泰山石敢当.....	马洪文(95)
千年古刹——宝峰寺.....	杨 云(97)
北魏平文皇后是涿鹿人	
——昭成、道武、明元、太武、文成	
诸帝与涿鹿.....	贾连亮(103)

徐渭与马水口.....杨 云(106)

照片(除署名者外均为杨科摄)

黄羊山清凉寺.....(封二)

郭沫若同志的题字

劈山大渠武家沟渡槽

涿鹿县桑干河大桥

实验小学教学楼

唐家洼村的木瓜树

矾山林场的大杏扁

三里棚乡口子村的石片房

张顺屯村东堡庙台西壁留下的戏单子.....(封三)

窑子头村东的蚩尤坟

黄帝史迹涿鹿、阪泉、釜山考

王北辰

黄帝轩辕氏是华夏各族的文明始祖，从而有关黄帝的史迹也就久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共同尊仰。在黄帝的史迹之中，夙以陕西省黄陵县的黄陵为最著名，它早已列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内，受到了国内外华人的敬仰，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与保护。

黄陵以外，还有三处黄帝的史迹同样值得我们敬重，它们就是河北省涿鹿县境内的涿鹿古城、阪泉和釜山。长期以来由于宣传的不够，使得上記三处古迹尚未被世人所充分了解，因而它们还未能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应得的地位，也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与保护。当前，在改革、开放、宣扬神州风采的大潮中，应该向海内外的炎黄后裔，介绍涿鹿县境内的黄帝史迹，用以招徕观光怀古的宾客，借以弘扬爱国热情，增强全民族的团结凝聚力。

关于远古时期黄帝在涿鹿活动的传说，在先秦的百家之言中早有记载：《太平御览》卷79、皇王部引《归藏》云：“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，将战筮于巫咸……”。《大戴礼》五帝德篇载：“宰成问于孔子……孔子曰：黄帝少典之子也，曰轩辕（中略）抚万民、度四方，教熊、貔、豹、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然后得行其志”。《逸周书·尝麦解》云：“蚩尤乃逐帝（赤帝），争于涿鹿之河（按，当是阿字），九隅无遗，赤帝大慑，乃说于黄帝，执蚩尤杀之于中冀……”。《左传》僖二十五年记，晋侯将出兵勤王，“使卜偃卜之，曰吉，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”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记：“蚩尤作兵伐黄帝，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”，郭璞注云：“冀州中土也，黄

帝亦教虎、豹、熊、罴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而灭之”。《战国策·秦策》记苏秦说秦惠王曰：“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”。这些记载虽不一致，但足证黄帝战于涿鹿、战于阪泉的传说是源远流长的。

关于黄帝传说的记载，当然要以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为完整而可信，因为太史公自述云：他撰写《五帝本纪》所据的资料有两大来源，一是百家之言中的“雅驯”之文，如上举各条他肯定是见过的；二是他游历各地，从长老中采访来的传说、口碑，其中包括他北过涿鹿的访古见闻。在此基础上写出的《五帝本纪》虽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，但他终归是我国古籍中对于黄帝史事的权威性记载。

据《五帝本纪》，黄帝的重要政治、军事活动都在涿鹿地区。先是“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然后得其志”，继而“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，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禽杀蚩尤”。两次胜利后，黄帝又巡视各地，东至于海，西至空桐，南至于江，“北逐荤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”。而本文在此要考求的问题，乃是太史公所记的涿鹿、阪泉、釜山，各是现在的何地。

一、历代地书所记之涿鹿、阪泉

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，汉代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，位于上谷郡内。查上谷郡由来甚久，战国时属燕，秦得其地仍设上谷郡，汉则沿袭秦制。既然在司马迁之前就有了上谷郡涿鹿县，那么太史公访古而北过的涿鹿，当然就是上谷郡的涿鹿县，他在《五帝本纪》里所记的涿鹿，自然也指的是上谷郡的涿鹿县了。以下所举的各种史籍都可作证。

东汉著名史家班固所记与司马迁同，他在《汉书·律历志》内记：“黄帝，易曰：神农氏没，黄帝氏作，火生土，故为土

德。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，遂王天下”。同书《刑法志》内也记：

“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”。东汉学者应劭作《汉书集解》，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上谷郡涿鹿县条下注云：“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”，这表示东汉人知道，黄帝战蚩尤的涿鹿，在上谷郡涿鹿县。同时期的学者文颖，在《汉书·刑法志》涿鹿之战句下注：“律历志云，与炎帝后战于阪泉，涿鹿在上谷，今见（现）有阪泉地、黄帝祠”。文颖此注比应劭之注更有价值，他明白指出，当时在上谷郡涿鹿县境内确有阪泉地和黄帝祠。汉代上谷郡东部的居庸县，相当于现在的延庆县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在居庸县下无注。

南朝梁学者刘昭，为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作注，在上谷郡涿鹿县下注：

“帝王世纪曰：黄帝所都，有蚩尤城、阪泉地、黄帝祠。世本云在彭城南，张晏曰在上谷。于瓚案，礼五帝位云，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不在涿鹿，是伐蚩尤之地”。

刘昭注引了三种文献，首先举出西晋皇甫谧（公元215——282）所著《帝王世纪》。皇甫谧明白指出，涿鹿城是黄帝所都，并指出蚩尤城、阪泉地、黄帝祠都在涿鹿县境。这比文颖之注又进了一步，他使我们明确了一个问题，既然阪泉与蚩尤城皆在涿鹿，那么黄帝的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，也就都在涿鹿了。

刘昭其次引《世本》。《世本》大致成书于战国，作者不明。所谓在彭城南云云，唐颜师古在《汉书·刑法志》注中已指出，“彭城者，上谷北别有彭城，非宋之彭城也”，张晏曾为《汉书》作注，他泛指涿鹿在上谷，无大价值。

最后引于瓚之说。于瓚不见于颜师古所撰的《前汉书叙例》中，生平不明。他既指不出阪泉的所在，而又徒然谓其不在涿鹿，这与文颖之注、皇甫谧之记相比，显然没有可取之处。

西晋的全国总地志《晋太康三年地记》所载尤为明确：“涿

鹿城东一里有阪泉，上有黄帝祠”，“阪泉亦地名也，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，水出蚩尤城，无东面”。这段记载不但明白指出阪泉在涿鹿城东一里，更且指出了阪泉水与蚩尤泉水的关系以及蚩尤泉在蚩尤城，对涿鹿地区的几处古迹，作了较全面的记述。

《魏土地记》载：“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，城东一里有阪泉，泉上有黄帝祠”。按，北魏时期的下洛城，古址即今涿鹿县城，其东南六十里处，恰相当于现在涿鹿县矾山镇的涿鹿古城。这段记载又一次明确了阪泉在涿鹿城东一里。

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，正是在上記各种记载的基础上，很可能又经过实地考察，才在《水经注》灤水篇的涿水条下，对黄帝的史迹作出了如下一段注记：

“涿水出涿鹿山，世谓之张公泉，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，王莽所谓褫陆也，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即是处也。其水又东与阪泉（水）合，水导源县之东泉，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，城东一里有阪泉，泉上有黄帝祠。《晋太康地理记》曰：阪泉亦地名也，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（水）会，水出蚩尤城，城无东面。《魏土地记》称：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，泉水渊而不流，霖雨并则流注阪泉，乱流东北入涿水。（中略）涿水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灤水”。

按，灤水即今之桑干河。至于文中所记水、地各指今之何处？请看后文。

上举各条记载可以表明，从西晋到北魏的几种地理书，都记涿鹿城、阪泉、蚩尤城等史迹在今涿鹿县境内，最后的《水经注》所记尤为准确而完整。

这里附带指出，今之延庆县在晋、魏时期为上谷郡之居庸县，前举各书在居庸县下，都无涿鹿城、阪泉、蚩尤城之记。

逮乎唐代，地理之书对涿鹿史迹续有所记。我们知道，唐代对全国各地图经的编制与报送，对中央机构的图经管理，都有一定的制度。如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记，兵部职方郎中“掌天下地图及城隍、镇戍、烽堠之数，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近”。《唐会要》兵部职方员外郎条下记：“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请州图每二年一送职方，今改至五年一造送，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，即不在五年之限。后复故”。（《唐六典》职方员外郎条略同）。由于全国各地按统一条例调查编制图经，又按时上报中央，所以唐代的各级图经志书，其内容都是比较可信的，敦煌石室保存下来的《沙州图经》残卷即其好例。

唐初著名的总地志《括地志》，在妫州条下记：“潘，今妫州城是也。阪泉今名黄帝泉，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。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，本黄帝所都也。晋太康地理志云：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，上有黄帝祠”①。《通典》州郡八，妫州条下记：“怀戎，汉潘县地……有涿鹿山及蚩尤城、阪泉地及涿水”。梁载言《十道志》记：“阪泉在怀戎县”②。那么，唐妫州怀戎县是今何地？从政区沿革看，西晋分汉上谷郡之西部为广宁郡，统下洛（治在今涿鹿县城）、潘、涿鹿（治在今矾山镇涿鹿古城）三县；东部仍为上谷郡，统居庸（相当今延庆）、沮阳（相当今怀来）两县。至唐，在晋广宁郡地只设一县即怀戎县；在晋上谷郡地也只设一县即妫州县（天宝中又割妫州置缙山县）。那么，妫州治所怀戎县又今之何地？按，唐怀戎县原为汉潘县地，而潘县故址是今涿鹿县南的保岱乡古城（考证见后文），以此可知，上举各项史迹既然都在怀戎县境，也就是都在今涿鹿县境内了。总的看来，唐代诸书的记载，与晋魏诸书的记载是一致的，记载的一致，反映出诸书所记的地区内，确有涿鹿古城、阪泉、蚩尤城等古迹，反映出主观与客观的一致。

这里还要指出，唐长安二年（702年）前，妫州治在怀戎县城，其城本汉潘县故址，《括地志》、《通典》乃至《十道志》所记黄帝史迹，均就旧怀戎县而言，长安二年，妫州移治清夷军（相当今怀来县的故城），仍领怀戎县，天宝年间曾分怀戎置妫州县（相当今延庆县），寻废。唐代地志，在妫州县下，不记有黄帝史迹。

本地区在五代的石晋时期，已被割赔契丹，北宋建国后并未回归。但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成书的《太平寰宇记》，仍视燕云十六州为中国版图，仍按唐代政区之旧，记本地区为妫州，仍领怀戎与妫州二县。《寰宇记》卷71妫州怀戎县下记：“本汉潘县也，属上谷郡……涿鹿山，山下有涿鹿城，亦涿水出焉。羹颺山黄帝祠有泉湛而不流，即古阪泉也，今在城东二百步。……阪山，史记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又周书曰黄帝杀蚩尤于中冀名曰绝轡之野”。《寰宇记》在同郡的妫州县条下无记。

唐妫州至北宋时期既归辽领，那么《辽史·地理志》所记如何？按《辽·志》本地区属奉圣州武定军节度，下领四县三州，兹录其在本地区者于下：

“永兴县。本汉涿鹿县地，黄帝与蚩尤战于此。户八千。

矾山县。本汉军都县，山出白绿矾故名。有矾山，桑干河。

在州南六十里，户三千。

可汗州清平军，下、刺史。本汉潘县。

元魏废。北齐置北燕郡，改怀戎县。

……贞观八年改妫州……有妫泉在城中，相传舜嫔二女于此。又有温泉、阪泉、磨笄山、鸡鸣山、桥山、历山。统县一：怀来县，本怀戎县，太祖改。户三千。

儒州、晋阳军、中、刺史……统县一：

缙山县。本汉广宁县地。唐天宝中割妫州县置。户五千。”

按，永兴县治即今之涿鹿县城，“黄帝与蚩尤战于此”一句乃是漫而不确的记法。矾山县即今之矾山镇，矾山设县始于辽代。既然矾山已经设县，涿鹿之战就该记入矾山县条下。记矾山为“本汉军都县”也是误记。涿鹿古城就在今矾山镇西北，今矾山在汉当然属涿鹿县，岂能远属军都县？

前文已述，唐妫州原治在怀戎县城，其址在今保岱乡。长安二年，妫州和怀戎县迁到清夷军城，其址即今已淹没在官厅水库下的怀来故城。辽之可汗州，置在唐长安二年后的妫州怀戎县新址即清夷军城，其地去旧妫州城甚远，新、旧妫州并非一地。《辽·志》的编者不察，以为可汗州怀来县地即旧妫州怀戎县地，并把旧妫州的记事移记到可汗州条下，说怀来县“本汉潘县”，“有妫泉在城中”，这实在是李戴张冠，一大误记。这个错误《清一统志》卷40、宣化府古迹门、清夷军城条下已经指出，清人李慎儒在其《辽史地理志考》里也作了纠正。《辽·志》编者把涿鹿与版（阪）泉分记，且未能把这两处古迹都归入矾山县下，这乃是编者在沿用唐、宋旧志时的疏忽所致。这也反映出，《辽·志》的编者对实际情况缺少了解。

《辽史·地理志》在相当于今延庆县的辽缙山县条下，不记有黄帝史迹。

金、元两代的史书地理志内，对本地区的史迹无所记载。以下对明、清两代的一统志所载作些比较和评论。

《大明一统志》是明代官修的总志，因其纂修时间仓促，参加人员参差，故而疏漏之处不少，古今学者多有批评。其卷五，隆庆州（今延庆）山川门内记：“阪山，在州境内，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此”。古迹门内记：“蚩尤城在州西南，去废怀来县东南六十里”。这两条看来都有问题。首先，州有阪山，自无可议，但编者在山名之后注出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却不

可信，因为汉、唐地理诸书，对于相当明隆庆州的地方（居汉庸县、唐勑川县）都不曾记有炎、黄阪泉之战，然则《明一统志》的编者，根据什么忽然注说炎、黄阪泉之战在明隆庆州？

其次，《明一统志》记蚩尤城在州城西南，去废怀来县东南六十里。查元代的怀来县至明撤废，其旧城即今之怀来县故城（已没在官厅水库下）。若其东南果有蚩尤城，也应在军都山以东的昌平区西部某地，又怎么会在隆庆州城西南？而且，有关昌平的史志诸书都不记昌平西部有古蚩尤城，那么《明一统志》的根据又何在？

《明一统志》在同卷的保安州（今涿鹿县）山川门内记：

“涿鹿山在州西南九十里，一名独鹿山，涿水出焉，黄帝破蚩尤于涿鹿即此”。古迹门又记：“轩辕城在州城东南四十里，今名古城，其中旧有轩辕庙基”。《明一统志》既在隆庆州内记了阪山、蚩尤城，又在保安州内也记了涿鹿与轩辕城，同书之内如此矛盾，作何解释？

与《明一统志》相比，清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所记却准确可信得多。其卷四十，宣化府古迹门有涿鹿故城条，条内引用《魏土地记》、《括地志》及旧志云：“今保安州（今涿鹿县）东南四十里有土城遗址，制甚宏阔，中有黄帝庙，明志谓之轩辕城，即涿鹿城也”。山川门内记有涿水，大段引用《水经注》及《括地志》后指出：“阪泉今名黄帝泉，矾山堡西南十里有七旗里泉即阪泉也。”

（按，七旗泉应是张公泉）

二、涿鹿城、阪泉的考定

在前举各种古文献中，以《水经注》所记为完整而准确。郦道元“因水而证地，即地以存古”，很好地描述了古涿水流域内